

子部・雜家類

問辨牘・雪庵清

史・皇朝仕學規

範・續家訓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8

書目文獻出版社

ISBN 7-5013-1407-1



9 787501 314072 >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68

子部·雜家類

問辨類·雪庵清

史·皇朝仕學規

範·續家訓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北京大興古籍印刷裝訂廠

定價 叁佰壹拾圓

ISBN 7-5013-1407-1/Z·227

目 錄

問辨牘 四卷(續四卷) 一

雪庵清史 五卷 三六三

皇朝仕學規範 四十卷 五五一

續家訓 八卷 六八一

同辨牘自敘

中庸列誠之者之五目。審問與明辨居二焉。問者人之所不恥。辨非君子好也。中庸言問亦言辨。則以擇善爲之本矣。余生平書劄類不起稿。亦不存稿。歲戊戌積廿餘牘。則皆論學語也。其中或有所質於先乎吾者。而辨意發於問中。或有所酬於肩乎吾者。而問意藏於辨中。事不出庸德庸言。而理則通三教聖人之秘密。非可率意而裁也。故以稿存之。其辭煩而不殺。問欲審。辨欲明也。有誨余者曰。吉人之辭寡。子答人以牘。而辭太煩。不令聽者厭乎。余謝曰。此口過也。已復思古人脩詞尚簡。而闡義亦不厭詳。子思作中庸。蓋一篇而累數千言。佛經一會說法。至有累數十萬言者。不以章句分之。科分判之。幾不可讀。然世未有厭其煩者也。亦患吾言之不中庸。不佛說耳。言苟有當。而擇善者資之。口過其可解乎。雖然。天何言哉。愚於達天之學遠矣。門人顧而尹張浩輩議梓之。而請其名。忽憶先年感有七九陰消陽長之讖。命曰七九問辨牘。萬曆戊戌歲臘盡吳書志道識。

紹師問辨牘跋

語性學者莫尚於關里苦縣舍衛三君子之言。雖有詳約之殊。服貌之異。而究其極。則一也。譬之問月者。其在山林。則指皎然乎松竹之顛。以眎其在江湖。則指皎然乎雲濤之表。以眎其在城闕。則指皎然乎樓閣之端。以眎而狗指者。孰有山林江湖城闕之分。於是曉之曰。而身所寄之境殊。故眎汝月處殊。月一也。山林之月。卽江湖城闕之月。何容異同。今之異同乎三君子之性學者。猶異同乎山林江湖城闕之月者也。使人無此執。則號之爲一。已爲贅附。自其入主出奴。異同熾然。則非具大智深慈。弘辨善誘。力庇交喪者。不能稷初讀沈學士榮續原教論。竊嘉其衛教深心。今讀師此牘。日劫相逮矣。世間文衮之末。非能涉其津。必不能測其淺深。況進於是者乎。讀者幸致思焉。 崑

萬曆戊戌十一月己亥門人瞿汝稷頓首跋

問辨類目錄

元集

荅王太常塘南先生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李中丞見羅先生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萬光祿思默先生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楊少宰復所文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涂光祿念東年兄書乙通

來書二封
俱錄

荅俞憲副定所文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吳侍御安節文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屠儀部赤水文書乙通

來書節錄

亨集

荅曹令君魯川文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焦翰撰漪園文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周符卿二魯文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二魯書乙通又志隱餘言乙通

來書全錄

荅鄒比部南阜文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南阜丈書一通

來書撮錄
數句

利集

荅顧選部涇陽丈書乙通內分荅府疑二十二款

來書及質
疑全錄

貞集

荅楊司訓認菴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認菴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高大行雲從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續荅雲從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馬職方鴻達丈書乙通

來書節錄

荅韓文學思中弟書乙通

來書全錄

荅張文學養吾弟書乙通

來書全錄

貞集目錄

問辨牘卷之元集

中吳管志道登之甫著

荅王太常塘南先生書

先生諱時佛
廬陵縣人

來書云首夏得捧台翰兼領嘉刻三部悉心展讀細繹數四恍然開我心目詳味教旨真有悟於斯道之大全而又灼見岐學之流弊學必以孔子爲宗而不力拒二氏以自作異同之障理必以融通爲徹而尤慎守方矩以堅護吾道之防既直探釋門上乘之密義復推重宋儒扶世之太功至謂理

則儒釋不宜相礙教則儒釋不宜相濫而尤深嫉夫末學之誕肆日流於無忌憚之中庸皆老丈千古獨得之見非近世沿襲依傍淺窺而漫臆者所能幾其萬一也生甚愚鈍於海內賢哲論道之語亦頗得聞教焉而獨以爲博大精切中正而無敵未有踰老丈之右者敬佩服矣往者得諸道路傳言頗謂老丈延接方僧太賁似非儒者家法今讀尊刻何中正乃爾豈曩者猶未脫狂簡進取之風致而今則已入中行其家法必亦迥異於曩者否

志道謹白中秋偶赴別約歸而得手教言不知傳書者爲何人久乃知其從攜李三尹君今弟處來也反復教訓備見我翁至意虛懷卽大舜之好問好察不

是過矣既幸得所印証又感密示箴規而末後狂簡中行之說似疑道學不合儒者中行家法欲愚自述其近日之踐履者不吐露情實以承德意

陽明先生初立朝時氣節耿然鄉愿氣習近時纔有狂士冒次耳志趣魯莽不敢望中行亦何敢言狂簡而少壯時則亦畧有取之志焉蓋欲審三極之大中窮三教之精蘊殆習使然也自壯及艾則有味於君子侖乎中庸遂不悔之說擬埋名以終世不必留一剩語於人間戊子秋自念身不任道而三教支離已極密禱上帝生至人以匡之若有潛通於夢兆中者知不當自棄於文之外於是稍存副墨以作家乘近因天

先師感發而以皮膚剝語付二三門弟梓之欲藉此以就正有道而甲可乙否駁辯紛然方以輕出爲悔乃辱翁謬許以爲悟斯道之大全灼岐學之流弊傳大精切中正無微過也烏乎敢當却因是而動躬行未逮之耻翁之玉我不淺矣更憶先年曾辱三益軒會語之賜豁我塵翳甚多則所謂博大精切中正無微正翁自道語也卽俚言喋喋不過發會語中之引而未發者耳蓋道有似異而同者不窮其源不足以知化育道有似是而非者不稽其敝不可以贊化育

是故佛老二宗異吾夫子之身綱常同吾夫子之言性道性道難聞而於三經聞所未聞此當以贊周易刪詩書之例存之者也近日之狂學似儒似禪非孔非佛相率爲小人無忌憚之中庸其有所忌憚者不爲子莫之中庸則爲胡廣之中庸此當以惡鄉原距楊墨之例挽之者也愚玩會語中實含有此意焉昔唯周元公洞照無餘程朱得其一失其一矣然而去狂去僞以忠孝節義維世風非程朱之繩墨不可但使通出世之一竅以入孔矩之從心則卽此忠孝節

義之繩墨垂諸萬世可也顧惟矯弊用中酌古立極則非命世之豪傑不可愚雖畧見此意而德才兩薄豈能拯衰起溺於其間故禱天蚤生至人者以此然自壯及今隱隱一念則皆進狂狷而退鄉原之心亦皆依中庸以裁狂簡之心也雖然中庸豈易能哉而愚居官居鄉行境又多不適於世眼者當萬曆丁丑戊辰間有所觸於時事既越樽俎而代言責之庖及解組歸田之後有所悶於譏鋒復借檀度以塞素餐之耻儒者安得不以所見之中道裁之亦安得不以所聞之廣接方僧疑之翁所謂道路傳言有自來也第未知傳言出自何口果出於僧流之口乎此殆借影張皇之言抑出於士流之口乎恐卽往年部覆所謂鄉訕也鄉爾瞻頗悉此意然又不可以傳言爲盡誣蓋愚雖薄劣而先世頗以陰陽傳家先慈晚年則篤信淨土而茹長齋孜孜以種福示兒孫而愚又以忤世歸田鄉人或借以爲權門獻新之具卽欲如翁之倡會於三益軒其誰與我將離鄉國而求友於天下則愚方重懲夫借尋訪以傳食者且若遠遊之戒

何是以承母之志。破已之慳。而有天池鍊僧。尹山鍊僧之舉。則皆以摧邪扶正之意。行乎其間。受扶者。未必見德。而受摧者。則必見過。故僧流亦有造謗者。其不謗者。漫以爲護持佛法。而豈知其爲遜世不見是之功課也。此與程朱之家法。委有小違。而竊自信不違於孔子之心法。亦不違於高皇之治法。蓋孔子之道。如天地之無不覆載。道窮而思狂簡如琴張牧皮者。卽今方外超塵之侶焉。我高皇原謂二氏暗助王綱。羅之禮部。而不與世儒之關佛也。顧愚實非疎儒密佛。時勢所乘。不得已而以此隱迹。亦以此銷愆耳。假令處翁之地。有同志可聯。有後進可與。則德業自有所在。何以天池尹山爲哉。今先慈喪畢。尹山之齋場已收。而天池鍊磨之場。亦爲有力者攘去。方僧之迹絕矣。因緣聚散。固自有時。於吾性分何預。昔固不敢當狂簡。今亦不敢當中行。而鄙刻中蠹。管之見。實三十年之積懷所發也。固未知果合中行之家法與否。而一念之所皇皇者。唯有望孔子從心之矩而未逮耳。世有毀儒行以從禪者。爲拂經。執儒

言以排佛者。爲局見。以此合彼而未免有所依違。揀擇者。爲無權之中。以此望彼而不能無所歆美。畔援者。爲二本之學。皆不合於孔子之矩。愚無取也。愚今則直信下學之可以上達。而守之爲家法矣。亦緣衡慮多年而得之。當未壯時。純以程朱之見爲見。既有所聞於天臺先生。獲友天下善士。因參二氏家言。而執一之障始去。於是本周易群龍无首之旨。而裁今之以見龍爲家舍者。知匹夫之亂操木鐸。乃行怪之端。不可長也。又本魯論隱悟顯修之旨。而裁今之以禪狂掃孔矩者。知儒生之輕談般若。乃狂魔之實。不可開也。則益信孔顏之不離日用。而見天則。真是卽心是佛。卽經世是出世。與文殊之智。普賢之行。兩不相違。如之何其可幾及。吾儕當以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學之。不嫌遵下學之規程。而嚮性主之捷徑。亦不嫌以性道之難聞者。自達而以文章之可聞者。達人則猶有二本之餘障焉。至五十以後。而此障乃去。然猶未知身從彌陀淨土中來也。及年逼六十而始知之。則不復以往生爲奇。徑而唯以庸言庸行爲前

和耳頃與所知論孔學之次第而妄自擬曰吾年三十而志於學五十幾於立六十幾於不惑至於知天命以上則猶未夢見在然三教之分於周末而合於我明也天也蓋自 聖祖垂統以來道風無慮三變初但轉胡風之穢濁入程朱之行門則革除之節義爭先而河東以復性收之繼乃轉俗學之支離入周邵之性境則江門之致虛立本而浙東以良知暢之今其當轉三教濫觴之弊入孔門一貫之淵則儒標不得矜絕學而禪鋒不得侈無上矣其兆已現其實猶未臻也蓋一變而得 聖祖之皮再變而得 聖祖之骨必至於三變而後可得 聖祖之髓試觀文王以演易興周道而孔子應之藝祖以崇儒開宋學而周程應之則今日之天命可想已愚以西來之意合聖宗而以東魯之矩收二氏豈曰創見實於聖祖之文獻有徵焉而信者什一疑者什九微翁則印證奚從以是知程朱之入人深而 聖祖之作人隱也何以故 聖祖能用程朱而程朱不能用釋老程朱之所不能用者 聖祖又用之以暗助

皇綱下士既由焉而不能知上士又知焉而難爲言也由程朱之教可使家無不孝之子國無不忠之臣亦可使忠孝之士轉氣質而歸德性安得不用之以經天下雖然心量不周於沙界行願不徹於三祇聖學將何歸甯執以言孔子之上達則踈矣我 聖祖所以作人之意豈盡於此究我 聖祖攬三教以作人之意直使聞道之上士了性命於綱常之中忠必爲純忠孝必爲純孝而忠孝必積因以成正覺彼二氏中之得祖意者亦必以出世法貫世法舉儒林之所不能收者收之舉聖教之所不及熏者熏之而相合以成造化可使軼三代之英而還大道之世此則 聖祖之精髓所在也蓋孔子一以貫之之圖宗下學而上達之實際我 聖祖最得其真無所隱於上士而上士不可多得故或以經世遺出世或以出世遺經世然而學苟無偽教可相成則皆入於並育並行之中而不相害不相悖矣唯偽學有防左道有禁而尚論千古則於庸主之偏向虛寂連謗於佛老者有深訶此真所謂大莫載而小莫破上

天意下察淵魚無少滲漏也聖上二聖
究孔子之上達而通諸出世之宗此亦爲上士言也
上士將經大經立大本以知微言不貳斯道之全河
以贊高皇之九聖三教爲世若中下之士
則亦聞之以程朱之經學而已但聖人重三畏程朱
之撥因果近於不知天命其排佛老之書近於侮聖
人之言亦當爲儒流戒之至於日用不知之百姓則
六經之義難通而程朱之訓難入不以禍福報應惕
之則奚懼不以念佛往生導之則奚益蓋孔子之矩

誠足以範圍二氏而二氏之教亦能齊孔矩之不齊
而使之齊也愚故本高皇整齊三教之遺意而
發其隱以俟後焉第念古之任道作人者必身有龍
德而乘飛見之時如堯舜湯文之爲君孔子之爲師
是已過德不類而處多口之鄉於地利用潛而於道
利用惕乃欲發高皇之道脉以俟後亦不知量
也然而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今之士方有大疑於儒
釋同異之際又有大障於宋學時學方圓枘鑿之際
而不剖其幾說二三若獨愧愚非立酌之人耳抑文

王以前的在飛龍孔子以後的在見龍在飛龍則
人下議在見龍則三教之異同紛紛矣自高皇
出而飛龍之的復立飛龍現則見龍隱數傳而文清
文成而吾二聖計見龍之操流至於泰州之妄入狂
入僞於是見龍之道窮而難乎其爲的矣是故今日
之道的不立於見而立於惕惕意云何乾九三重剛
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惕夫曰重剛不中則
有爲之相軋而過其光者也曰不在天不在田則未
得君師之位而人莫之宗也此正潛見兩難之際疑

忌交集之衝安得而不惕仲尼之的正立乎惕見之
間矣不怨尤不隱怪何惕如之以其有七十子之歸
依有七十二君之歷聘有六經之刪述有兩楹之坐
奠故後世見其見而不見其惕蓋仲尼之龍雖不在
天而亦在田故也假令龍不在田而處重剛之地則
唯學仲尼之惕可矣徒不必廣聚斂不必周流言不
必輕立祀不必歆從而唯乾乾進脩之爲急此惕道
也是乃所以默襄飛龍之運而陰持見龍之脉者也
傳稱朱張行同孔子以逸民稱而不立標於世其若

與也。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亦唯我翁先。
王獨念古人之學。言以書傳。意以人傳。以書傳者。必
以人傳者。深愚雖未有實學。然苦心三十餘年。得
三聖影響。目今安得一二可畏之後生。若中行。若
狷者。朝夕數年。以竟吾意。則終身之大憾也已。翁以
天下萬世爲念。肯聳夾山赴船子所乎。辱諭目前家
法與曩昔何似。故敢吐露及此。亦唯不棄而終教之。
往年托粵客獻薄芹。蓋謝已卯年兩承款教之辱。不
謂竟致浮沉。此不肖之疎於托也。何所逃咎。以是知
千里馳詞。不如達空函之爲穩耳。

荅李中丞見羅先生書

先生諱材
豐城縣人

來書云。尚友千古。吾心也。况生同斯世。氣韻偶諧。
如翁固天下善士乎。其臨風撫景。悵悵於中邦隔。
越者。不知其日幾迴。腸矣。漳地荷文公過化。夙號
鄒魯。而愧予涼德。無能爲之接引。達材成德。有孤
善類。所謂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若不能
友一鄉之善士。而謂之曰一鄉之善士。吾未之聞
也。今誠愧此矣。惟惕息。日檢慎以無踰矩矱。

有忝於四言提倡。則庶幾盡吾心焉爾。惟翁何以
昂之孝經一書。真百行之先。旨具經中。炳然星日。
不煩訓釋。而得獨其數。則當陳也。且幸其經。勤於
律度。具載於方冊。不須外撫一語。而仁人孝子之
心思。可曲而暢也。故敢僭爲疏義。以自少覽。而時
出與同志者共之。謂天經地義。庶將賴以扶持。荷
蒙慎丈快有取焉。爲序傳之。敢并以呈諸左右。儻
有愜於評裁。希特并示卷端。以廣嘉惠。此固惕之
上事。而脩之緊要也。孔子且曰。吾在志春秋。而行
在孝經也。惟翁留意焉。

小弟志道白。老成彫謝甚矣。于今力振斯文。唯翁一
人道雖不敏。偶有契於修身爲本之宗。不敢不附同
心之末。生同斯世。地亦不遠三千里。教割且無歲不
接。而寥寥一指一叩。此弟之過也。則以傳食既非心。
而累糧亦艱於力也。然尼父尚履適周之問。而愚尚
乏遠使之專。好學者。自如是乎。何以自解於有道也。
辱示臨風撫景。日幾迴。腸。猶然感慨交發。恨搏風之
無翼耳。道風所至。發物漳士之興起者不少矣。木鐸

之望。豈在天下。豈真以友一鄉之善士爲歎哉。劉論
及此規諷之意可知也。尚友千古。翁心卽吾心。而愚
也德不能化一鄉年指使而謗猶未息。詎能友天下
以及千古乎。亦足耻矣。終日乾乾。正當吾地。何敢輕
自放過。唯念孟子尚論古人之說。庶猶有地步在耳。
蓋居今論古。必論其世。居今論今。則論其地矣。試就
吾同榜之友論之。得鄉譽者。莫如新建鄧少宰汝德。
得鄉謗者。莫如毗陵吳宮諭子道。子道存日。汝德嘗
論其所以致謗之由。愚應之曰。使吳丈檢身如兄之
密。其謗必不至此。使兄不產豫章而產毗陵。其譽亦
不至此。汝德首領之。愚今望翁之接引善類。不孤有
隣。如在天上。地非其地。而德亦非其德也。自咎不暇。
而暇尤人乎哉。然使愚不產多口之鄉。而產多賢之
地。必不能困心衡慮。體究聖人乘龍之學。將謂世有
聖人。必以道師天下。必以德化一鄉。如泰州王氏所
謂窮則兼善萬世。一切聖人。家當總在見龍。亦如吾
天臺耿師所謂不資名位而贊化育。千古時乘六龍。
唯有孔子。信爲蒼蔡。而守爲龜。易由知乾道中。

有不易世不成名之潛龍。又有不在天不在田之
龍也。蓋六龍雖無優劣。而唯乘見龍之時者。爲能
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潛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則
天下將不以善士稱矣。在重剛不中之危地。則所謂
不尊不信道高而毀來也。此唯天下萬世之善士能
識之。而一鄉一國之善士必疑之。疑則難乎其與友
矣。孔子論士於鄉。以爲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
善者惡之。末世善者少而不善者多。則必好者少而
惡者多也。孟子所謂友一鄉之善士。豈曰盡鄉士而
友之。正謂友夫善士一鄉者耳。善蓋一鄉。未必投鄉
人之通好。然而取友之君子。詎能操一術於好惡之
外哉。是故鄉評正。則天下萬世之善士。即可值諸一
鄉。鄉評清。則一鄉一國之善士。亦難核於天下。此時
與地之當論也。必謂友一鄉之善士。斯稱一鄉之善
士。則潛龍之格卑。而惕龍之疑重矣。蓋德必有隣者
其常。亦有居鄭之圃四十年無知者。其變也。請以此
足翁友善之說。然亦斷不敢借此以自文其德行不
孚之過。則亦姑存此說。以寬尚友者之地步。使知天

有遜世不悔之中庸。不局聖人於一格耳。一鄉之善士。必友一鄉之善士。自是不易之論。而翁實以惕龍之心。處見龍之地。又不嫌獨持師道。以待鄉國之善士。兼待友道。以待天下萬世之善士也。爲成德達材計。則欲其聞而章。不欲其的而亡。其敝有不可不早稽者。自姚江泰州之流。日漫學者。知有見龍。不知有潛龍。能以巧說圓六龍之局。不能以深心盡一龍之性。的意日濃。闇意日薄。有忌憚者。爲反狂狷之鄉愿。無忌憚者。爲反中庸之小人。而狂禪且濫於其中矣。吾儕安可不稽其敝。翁以修身爲本。揭大學之宗也。正稽夫口吻良知。而不反諸身者之敝也。今所輯孝經疏義。專明聖行之實。又以稽夫口吻修身。而不反本於家庭者之敝。慮益密矣。潛移默奪。使人以闇應不以的應。則恃翁之身教在也。萬一有不體身教者。汲汲以所得見於世。則以的應。不以闇應矣。愚也。內省多疚。讀疏義而惕然。內汗焉。辭不能贊。唯有日置案頭。以自警省而已。辱命并語卷端。此則不敢自外。蓋是經愚所注意亦久。翁既有作。即可借末光以

述已志也。草勒具呈。尚祈郢正。曩嘗聞之澄海唐文選。仁卿云。孝經非十八章之謂。乃戴記曲禮中所載孝行諸條是也。愚深然之。而疑秦火之餘。經多殘缺。孝經未必盡於是。十八章果出聖口。則亦不可不謂之經。但謂孔子所指孝經在十八章。則不可。翁今首援記禮者數可。陳義難知之說。以起其義。而以舊本十八章揭於前。以儀曲內則諸書開爲四局。以列於後。真是無漏之見。蓋十八章卽難知之義。而儀曲等篇。卽可陳之數矣。必如是而後孝經始備。膚甫兄之敘亦甚佳。其精核非弟所及也。其謂此本宜與大學並立學宮。鄙意亦以爲然。第欲分爲經傳。照朱子判大學孔經曾傳之例。則俟再考。蓋十八章之義。則經而其文則傳體也。儀曲內則等篇。雖以傳記爲體。而其文則類於經。安知非制於周公而定於孔子也耶。翁彷彿朱子小學章句。而以四局裁之。當矣。疏義不採三百篇。似爲闕典。故翁節取莠莠等什。以爲四篇起義。殆不若徑插篇中。然起義未嘗不妙。竊疑翁前所裁大學孔經曾傳。似不若今所輯孝經疏義之確。漢

通謂大學中庸並出子思所作。良有源委。不可以人原言也。孔子述而不作。又惡文勝贅。易外並不自撰一經。門人述其問答。必存問者名姓。未有無端而起三綱八目如大學者。曾子守約。生平不事一言。曾論中有曾子之言。門人之所記也。是孔子原未嘗有經。而曾子原未嘗有傳也。子思祖孔子以道。而師曾子以德。懼聖學將為邪說所亂。於是乎有書而學。庸二篇。乃其精者。中庸正表孔子家法。以無聲無臭為究竟。大學一篇則先王造士之遺法也。古字大與太通。太學。周天子之國學也。明德親民。止至善。約三物之教而言也。德即智仁聖義中和之德。明明即日新月新之義。自宋及今。拆兩明字為訓。上明字作工夫。下明字連德作本體。指為人心之虛靈。此以知體訓心德。而以致知一義訓明明德也。義甚不妥。太學造士以理民物。故所親在民。至善即智仁聖義中和之恰好處也。古人欲明明至善之德。於天下其端必起於格物。八條目者。即古太學中之教規也。格致只是一事實。則七條目。格物莫要於知本。本何在。修身

也。物有本末而下正詳格致之義。中揭修身為本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表知本之外無復格致之功。因牒之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通至於天下平。此表格物本末之外無復誠正修齊治平之道。所謂一以貫之也。後乃再提誠意諸條而詳發之。則通貫本末而復反於明德。以沒世不忘為究竟。正與中庸之義例同。中庸重達天之學。故首揭性道教。三綱中及萬事末復以天載之無聲無臭要之。大學重化民之道。故首揭明德親民止至善三綱中詳八條目。末則以沒世之親賢樂利要之。統緒分明。血脉亦貫。此石經之所有。諸本之所無也。程朱三夫子只緣未觀石經。而見古本誠意章中語意紛雜。故為之析經傳。又為之補格致之傳文。不可謂非臆斷。陽明王先生亦緣未觀石經。而見朱子補傳之贅。是以據古本而削之。古本中有不可強解者。必為之圓巧。其說不可謂非成心。使此四君子者。早年即見斯經。必有決江河之智。晚年獲見斯經。必有撒皇比之勇。不但不補傳文。不泥鄭本。而經傳亦無事

於分矣然而脩身爲本四言實大學一篇之要領不問其出於孔子出於曾子出於子思而總之爲子聖不易之言也翁提四言以道後學厥功不細但不必執爲孔子之言愚嘗細釋中庸而知仲尼敦化川流之家業子思實盡承之大學四言乃其家常茶飯耳固亦不必重述而輕孫矣以石經校朱本則補傳果贅而分經分傳亦支以石經校古本則錯簡既多而亦兼有脫簡正心章中遺顏淵問仁孔子荅四勿一段是也蓋簡編出自孔壁編絕則簡遂亂亂則難訂矣意者初出之時編猶未絕簡猶未亂收入秘府尚無大錯流及人間展轉相授而遺錯遂多矣國朝鄭端簡公博洽君子也表石經之源委出自秘府從劉歆傳至賈逵入魏政和中刻石遠有禮經傳義詁最爲馬融所推而鄭玄實師馬融即古本之所自出其傳本於小戴聖從后蒼孟卿高堂生流來非秘府之原本也則石經之確於鄭本可知已程朱覺鄭本之有錯簡而更定之其精思原出陽明之上特未知其作自子思而誤今經傳則苦於文獻之無徵也愚

却嫌其掩古太學之名而以大人之學爲訓不如直循古本耳然其序亦曰大學之書古之太學所以教人之法也則亦未敢遂沒其名而太學實以大人之道教國子亦未嘗遂違其義近儒欲尋大學之稱動以天地萬物一體訓大義將太學之原名而盡沒之無乃蔑視天子之國學而專重庶人之心學歟曾不思學庸出自戴記戴記篇中有從理起名者有從事起名者中庸從理即禮運禮器之類太學從事即郊特牲月令之類直指國學之名事何嘗不該乎理之以大人一體之說則舉理而遺事矣傳經者而愈失其真大率類此但石經亦似微有錯簡在格致義中一叅可得不難訂正則念史闕文之訓而不敢輕裁也宋儒之小心不如古而近儒之小心又不如宋安得不以爲戒哉愚所以信石經者蓋先有疑於朱本之格致傳繼有疑於鄭本之誠意章沉菴二十餘年得石經而稍釋則復疑石經格致章中之有錯簡叅詳數年而始豁然一毫先入之見不敢執也乃蕘之言聖人擇焉願翁亦虛已以叅石經之文勿

以提倡既通千聖而遂一筆勾之以翁不耻下問是敢道及於此乃如翁之重惕修揭孝義此弟之所深服者也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兩案者愚亦數數拈之以對同志而剴教正以目也即可再陳芻狗以請正焉吾觀孔子一生之精神全注於易其言性與天道也亦多在易易也者五經之原春秋與孝經志行之所自出也乾元統天出世之宗攝是矣坤元承天經世之法盡是矣然夫子不曰志在周易而曰志在春秋亦不曰行在周易而曰行在孝經似乎秘出世而顯經世者此所謂應機立教隨順世間者也愚謂聖人不以一己之超見爲教體而以天下萬世之機緣爲教體蓋取衷於此然二經之權實亦有辨雖畧露於弁語中而猶有未盡焉者此翁與不肖精神之所注處似不嫌助翁一發與海內同心者究之孝乃民生日用之實所謂誠者自成也無孝經而有孝行先進於禮樂者歟有孝行而有孝經後進於禮樂者歟是故經之文成於君子經之實起於野人熟讀疏義而先進之思油然而興矣春秋則非先進之經而後

進之經也權書也舉亂臣賊子之世界而一匡之取揖遜征誅之格局而兩蔽之不有知天命之聖人筆削弗重也曷言之春秋以前諸侯世爲諸侯天子不世爲天子堯盛者則擁之夫子極重揖遜而於湯武革命亦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尚許有道之諸侯易無道之天子而春秋遂杜絕之用桓文尊攘之事不用湯武放伐之事伯主不得召衰王而河陽書狩強臣不得出弱君而乾侯書在此魯史之義而夫子之志也志在定萬世之綱常而成一統也然以三重未備其志鬱而不伸竟不能使六卿之不分晉暴秦之不并周而志從知命中發則先天而天弗違矣漢除秦暴以後春秋之法乃行宋儒闡理學以來春秋之義益明聖祖不階一旅而定天下徐常宋劉等不二心之臣儼若世臣之事故主則以春秋之義理浹洽於人心久也是孔子之志鬱於當時而大伸於此際矣聖志雖伸而聖學日敝吾夫子又有未竟之志焉此不在治統而在道術也吾儕善繼夫子之志當修春秋於道術中矣今天下豈不家孔孟而戶程朱